



春风吹拂小岗村

■ 季宇(合肥)

记不清多少次去过小岗村,每次去都会看到新的变化,收获新的感动。

小岗村,这是一个响亮的名字。1978年冬,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以“托孤”的方式,在一份秘密契约上按下红手印,拉开了“大包干”的序幕,吹响了农村改革的号角。上世纪80年代,我曾多次去过小岗村,并走访过几位“大包干”带头人。

2009年冬,小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沈浩同志因突发疾病,英年早逝。我又一次前往小岗采访。这次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再去小岗。转眼十几年过去,当再次走进小岗村,肉眼可见的变化令人惊讶。原来的乡村早已成了一座现代化城镇。长达15公里环村大道,宽阔整洁,村民居住的一排排住所掩映在绿树之间。坐在门前晒太阳的老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在各大创业园区,我们见到众多企业进驻,其中上亿的企业就有十几家。“四千三”项目区是一项大工程。它是通过土地流转,集中了4300亩土地建起的高标准农田示范点,实行全机械化生产和高科技管理。此时正值冬小麦返青期,广阔的田野上绿浪翻滚,充满生机。我们乘坐观光车一路驶来,商店、民宿、饭店、学校、医院等一一掠过。所到之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记得2009年前来采访沈浩事迹时,来自全国的记者只能分散住于农民家中,条件艰苦。到了夜晚,四周一片

漆黑。而这次我们住在民宿,配套齐全,干净舒适,夜晚的街道灯光通明。与昔日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这难道还是我记忆中的小岗?她变了,变得不认识了。

小岗村的改革是从土地承包开始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土地承包到土地经营权流转,敢为天下先的小岗人同样走在了前边。种粮大户程夕兵很早就开始了大户承包种植。早在2014年春节,他便挨家挨户洽谈,从那些有意愿承包土地的农户手中签下280亩土地,集中成片,进行机械化生产和科学耕种。用他的话说即“小田变大田”。效果立竿见影,当年收入便超过20万元。随后,他又将承包的土地扩展至320亩。如今在小岗村,土地流转已成趋势,并出现像“四千三”这样大规模的农田示范点。不仅机械化生产早已普及,而且人工智能、数字化也不再是新鲜事。无人机播种、施肥,一部手机便可控温、控湿、控肥。温室大棚里,各种反季节果蔬应运而生。智慧农业打破传统的千年耕作模式,正在引领乡村振兴,谱写着神奇的大地之歌。

小岗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与时俱进的,尤其是旅游,值得一提。作为中国农村改革发源地,其独特的政治、历史优势大有文章可做。为此,小岗村成立了旅投公司,建立了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公司负责人杨永强是小岗村引进的人才,在旅游业摸爬滚打多年,懂业务,爱思考。

除了打造一系列旅游设施,还引入凤阳花鼓、凤阳民歌、洪武武术、凤阳唢呐、凤阳凤画等非遗传代表性文化项目,拓展了旅游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引来八方来客。2024年,小岗村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1.65亿元。2025年,联合国旅游组织授予小岗村“世界最佳旅游乡村”称号。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代表小岗村站上了哥伦比亚卡塔赫纳市的领奖台。这一刻,小岗不仅是中国的小岗,也是世界的小岗。

尽管小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小岗人并不满足,行百里者半九十。改革之火,梦想之光,在他们的心中从未熄灭。如今老一代的“大包干”带头人虽都已步入老年,但新一代小岗人早已从他们手中接过改革火种,继续前行。严余山是“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的儿子,当年父亲作为生产队长带着17户农民在承包责任书按下红手印时,他才6岁。在“大包干”解决温饱后,他将目光投向工业,很早在村里发起了社办厂。后来外出闯荡,事业有成后,又回到小岗创业,并担任了小岗村党委副书记,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如果说,严余山是“包二代”的典型,那沈艳则是“包三代”的代表之一。她的爷爷严家芝,当年小岗村的“18个红手印”中也有他按下的一枚。“00后”的她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外地幼儿园老师的稳定、安逸,响应故乡召唤,毅然回到小岗村创办了第一所爱心幼儿园,让四处“放羊”的孩子们受到了正规的学前教育。

像严余山、沈艳这样的“包二代”“包三代”不止一人,而是一个群体。

小岗村是一个金字招牌,也是一片改革的热土。在各项优惠政策的吸引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蜂拥而至,大展身手。当地人把他们亲切称作“新小岗人”。来自山东的小伙王辉,2017年来小岗创业,如今已在电商领域打开一片天地。严伟龙来自陕西关中平原,他在小岗村开创了一个新兴产业:蒸谷米。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第三类米种”,在欧美等地被誉为“米中贵族”,也是营养学家力荐的“抗糖第一主食”,但由于国内起步较晚,鲜为人知。严伟龙原从事医疗器械销售,收益颇丰。我很好奇:“你干得好好的,怎么想起做蒸谷米了?”严伟龙说,他是学医的,“如今人们富裕了,对健康愈加重视,对饮食也有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吃得健康,蒸谷米就适应了这种需要。”然而,研制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他经历了一次次失败,最困难的时候,一度变卖车房,四处借贷。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试制成功,打开了一片天地。

改革是永远的主旋律,奋斗是雄壮的进行曲。在小岗人的字典里,“大包干”精神永不过时。在小岗村短短的两天内,我时时刻刻能感受到这一点。春天的小岗多姿多彩,暖风拂面。我站在绿色原野上,望着大片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摆动,不禁心生感慨:又一个丰收年即将到来,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小岗人的传奇还将继续书写。

山里的樱花

■ 余娟(四川)

三月的雨总在夜里来。清晨推开楼门,石阶缝里钻出的青苔浸得发亮,山脚下的樱花已经炸开半树。去年冬雪来得早,花苞刚鼓出些粉色就被冻住,开春后整树只缀着零星几朵,倒让山后的海棠占了先。那时老张天天往山上跑,背着喷雾器给树干涂石灰,说是能逼出寒气。树身被涂得雪白,在枯黄的草丛里站着。

护林员老张说这山上有七十三棵老樱花。他蹲在石桌旁卷烟,烟丝里混着些樱花瓣。去年樱花季他给每棵树系了红绳,红绳上还坠着小竹牌,用炭笔写着开花的日子。他说这样能记清哪棵结的果甜。我沿花径数过三次,每次都数出七十二棵。最后一次数到山腰,发现那棵最粗的八重樱被紫藤缠住,树身藏在紫色花串里,倒像紫藤开出了粉色花。老张说这树有五十年了,年轻时见过它被雷劈断半棵,第二年照样开花,只是花瓣总比别的树少些尖。

樱花落得急。前一日还满枝堆雪,一场夜雨过后,亭台石凳上就积起半指厚的花瓣。有穿校服的孩子蹲在树下捡花,将指甲盖大小的花瓣装进玻璃瓶,说要泡进酸奶里。老张见了只是笑,从怀里摸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晒干的樱花。“这个才管用。”他往我手里倒了些,花瓣干硬得像碎纸片,凑近闻却有股清苦的香。他年轻时在树下埋过樱花酒,坛子封了三年,开坛时酒气混着花香漫上半座山,后来再酿,总差些意思。“那年的雨好,”他敲着烟杆,“花瓣落进坛子里,都带着山风的劲儿。”

山腰的早樱谢了,山脚的晚樱正开得热闹。穿旗袍的老太太举着相机拍照,伞沿垂落的流苏扫过樱花枝,惊起几只蜜蜂。卖棉花糖的老汉推着车穿过花树,粉色糖丝在风里晃悠,倒比樱花更像云霞。他车把上绑着个搪瓷缸,里面插着几枝断落的樱花,说是给买糖的孩子当礼物。一对新人曾在这里拍婚纱照,新娘的头纱挂在树杈上,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倒成了整座山最醒目的装饰。后来那对新人每到花开就来爬山,带着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教她认哪棵是“头纱树”。

糖果熟时没人摘,青绿色的小果子挂在叶间,被鸟啄得坑坑洼洼。熟透的果子落在草丛里,烂成紫红色的泥,倒让来年的草长得格外茂盛。有次我见老张蹲在树下,把落在石缝里的糖果捡起来,埋进树根周围的土里,说这样树能长得更壮实些。“树也念旧,”他用手扒拉着土,“自己的果子自己养着,比啥肥料都管用。”他袖口沾泥,指甲缝里嵌着糖果的紫汁。

秋深时枫叶红得像火。山风卷着叶子掠过石阶,发出哗啦啦的响。老张说樱花树的性子烈,春天开花要耗尽半年的力气,秋天就得拼命长叶子攒劲。我数过那些红叶,每片叶子的边缘都有锯齿,像要把秋天的阳光都锯成碎片。

昨夜又下了雨。清晨上山时,见老张正用竹竿敲打树枝,抖落的水珠落在他的蓝布衫上,洒出一片深色的痕。他说再过去日子,樱花该打花苞了。我望着那光秃秃的枝丫,忽想起去年落在石桌上的樱花瓣,被雨水泡得发胀。老张把竹竿靠在树旁,从怀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今年新收的樱花种子。“埋在土里等再开春,”他往我手里塞了一把,“说不定明年就多出一棵来。”种子冰凉坚硬,在掌心硌出细碎的疼,像是握住了整座山的春天。



耕种时光 许双福 摄

柯村的味道

■ 盛祥贵(黄山)

车子刚停在柯村田埂边,风里便裹着一缕熟稔的香飘了过来。这香,没有城里早市的仓促与浮躁,是皖南山坳里独有的、慢慢熬煮、悠悠蒸腾的烟火气。顺着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田金浪,漫过错落有致的白墙黛瓦,丝丝缕缕,钻进归乡人的鼻息里,勾起心底最柔软的乡土记忆。

我清晨六点便起了身,啃了个老家荞麦粉做的糍粑垫肚,便搭朋友顺风车出了门。一路走走停停,用行摄摄影,待抵达柯村油菜花田时,已是上午九点半。

恰逢2026柯村油菜花节开幕式,田间地头一片热闹,临时搭建的市集里人声鼎沸。我穿梭在熙攘人群,竟偶遇儿时发小开的包子铺,心头漾起一阵暖意。

跨过田埂间小水沟,我独自走到市集背面的棚下。蒸汽正从层层竹屉里袅袅升起,氤氲的白雾模糊了摊主的眉眼。不锈钢蒸笼里,白白胖胖的包子挤挤挨挨地卧着,面皮透亮。发小手戴棉布手套,指尖一捻一捏,熟练地将刚蒸好的包子夹进牛皮纸袋里,丝滑的动作里藏着几十年的熟稔,那是把平凡日子一点点揉进面里的从容与安稳。

接过纸袋的瞬间,指尖触到滚烫的温度,暖意顺着指腹一路往上爬,穿过掌心,漫过手腕,最终稳稳落进心口。我夹起一个包子,小心翼翼地咬开一个小口,浓郁的麦香混着鲜美的菜馅气撞进鼻腔,瞬间唤醒了记忆里家乡的味道。面皮带着些许麦麸的粗质感,像柯村山野间的风,裹着泥土的质朴与醇厚。馅里的青菜是屋后菜畦刚掐下的,还沾着晨露的清新,在沸水里轻焯后,挤去多余水分,混一点自家熬的猪油,没有繁复的调料,却将皖南春天的清甜与

鲜润,尽数融在其中。熟悉的乡音裹着热气漫过来:“阿贵,还是老家的包子吃着对味吧?”“慢点吃,刚出笼的,别烫着……”

我站在人群中,目光扫过周遭。背着相机的游人举着筷子,眼里藏不住对这乡土美味的馋意;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踮着脚尖,扒着蒸笼边,盯着包子直咽口水;白发婆婆耐心地等着,要给家里的孙辈带一袋热乎包子回去。

蒸汽模糊了我的眼镜,也模糊了异乡与故土的边界。所谓“老家的味道”,从来不只是舌尖的滋味,更是这蒸笼里袅袅的热气,是乡邻间亲切的笑语,是这方山坳里的人间烟火。

好奇心驱使着我,想一探这美味包子的制作过程。

竹筐里堆着刚筛好的麦粉,细腻的粉末泛着淡淡麦香。白瓷盆里,切碎的青菜与肉末拌在一起,色泽鲜亮。八十来岁的婶婶正坐在小马扎上揉面,粗糙的手掌按下去,再慢慢推回来,反复揉捏,面团在案板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像柯村山涧里缓缓流淌的溪水,沉静而有力。

见我看得入神,她抬头对我笑了笑,眼角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纹路:“面要醒透,揉到位,才裹得住馅的鲜。”那话语里,是几十年与面粉相伴的经验,是把光阴揉进面里的智慧。

醒好的面团被搓成粗细均匀的长条,手起刀落,切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面剂,再擀成圆片。这擀皮也是个讲究活,要擀成中间厚、边缘薄的模样——太薄,蒸的时候容易破,漏了馅便失了滋味;太厚,咬下去满口面,尝不到馅的鲜香。婶婶轻转手腕,擀面杖在她指尖灵活滚动,不过几秒,一个圆润的面皮便成型了,像极了柯村中秋夜

的月亮,饱满圆润。

包子的馅,是前一天精心备好的。屋后菜畦现掐的青菜,带着晨露的清新,在沸水里快速焯烫后捞出,挤干多余水分,细细切碎;再拌进肥瘦相间的土猪肉末里,肉是本地农家养的土猪肉,鲜香醇厚,撒一把细盐提味,淋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增润,再点几滴生抽提鲜,食材本身的鲜美便发挥到了极致。

“要的就是这股子‘土气’,城里的菜和肉,哪有这鲜味儿?”婶婶一边说着,一边用小勺往面皮里舀馅,指尖轻快地捏合、打褶,褶皱像春日枝头头的花瓣般层层叠叠,最后在顶端轻轻一拧,一个小巧精致、模样周正的包子,便稳稳立在了案板上。

竹屉底部细细刷上清油,防止粘皮,捏好的包子们一个个挤挨着卧了进去。大火烧开铁锅,蒸笼上锅,蒸汽顺着灶膛往上涌,裹着浓郁的麦香与鲜美的馅香,从屉缝里钻出来,勾得行人纷纷驻足。

约莫一刻钟,火候到了,掀开笼盖,白雾“轰”地一下涌出来,眼前的包子已然变得饱满透亮,面皮裹着内里的温热,像极了柯村清晨蒙在山尖的薄雾,仿佛稍一触碰,便会滴出满溢的鲜香。

一口包子下肚,温热的滋味在口腔里散开,胃里暖了,心也被填得满满当当。那些异乡奔波的疲惫、辗转反侧的乡愁,都在这一口热乎乎慢慢化开,烟消云散。

最动人的乡土情,从来不在华丽的诗行里,而在这刚出笼的包包子里,在揉面、擀皮、包馅、蒸制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这漫山遍野的烟火气里。

柯村的味道,是刻在我骨血里的记忆。无论走多远、行多久,只要循着这缕热气,便能找到回家的路!

宋人画中的敬畏与心安

■ 陈焰(上海)

你是否真正静下心来,凝视过一幅宋画?不是将它当作陈列在殿堂里的古董远观,而是沉下心来,与画中的山水遥遥相对。

我第一次被宋画深深震撼,是在一个疲惫不堪的午后。朋友递来一本画册,随手翻开,便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那一刻,周遭的喧嚣骤然退去,连呼吸都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画面正中,一座主峰拔地倚天,占据了大半篇幅,巍峨如神祇,肃穆而崇高。山体以千万笔密实的雨点皴勾勒,仿佛能听见山石在千年时光里,静静呼吸。而山径近处,一队行旅赶着驴群缓缓前行,身形微小,几乎要隐没在壮阔的山水间。

山,大到极致;人,小到极致。可奇妙的是,这渺小到近乎看不见的人,并未让我生出自卑与局促,反而心底涌起一股奇异的安宁。

宋人之画,藏着对天地秩序最极致的敬畏。他们画山,便让山顶天立地、气象万千;画人,便让人如芥子,内敛谦和。山大,人小——从不是自我轻贱,而是灵魂的安稳。

我们早已习惯了另一种活法。打开社交媒体,满屏都是“我”:我的旅行、我的三餐、我的情绪、我的观点。镜头永远对准自己,世界沦为陪衬。我们拼命放大自我,渴望被看见、被认可,急于在天地间抢占一席之地。可真正占据之后,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空虚、更深的不安。因为那个“我”,永远填不满,永远需要更多点赞、更多关注,去填补内心的无底洞。

宋人,却选了一条截然相反的路。他们把自己画得极小,小到隐于山水之间,小到不惹人注目。可这微小的“我”,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安稳。因为他们深知:人自知归属于宏大天地,便不必焦虑,不必张扬,不必急于填满每一处空白。

这是一种刻进骨子里的心安。不是放弃自我,而是把自己放回它本该在的位置。就像一滴水,不再焦虑于自身的渺小,因为它终于回归了汪洋大海。

再看宋画里的留白。那些未被笔墨沾染的空白,从不是缺憾,不是空洞,而是呼吸。是山间缭绕的云雾,是天地流转的气息,是留给人心安的余地。

今天的我们最惧怕留白。我们害怕沉默,便用话语塞满每一秒;害怕独处,便用社交填满每一天;害怕空虚,便用物质堆砌每一个角落。我们像困在画框里的画师,拼命涂抹,生怕露出一丝空白。

可宋人说:不必填满。那些空白,正是你属于天地的证明。它们不是你的缺失,而是你的归处。

我想起宋代画家马远,人称“马一角”。他的画,常只绘一角景致,余下大片留白。可那留白之处,从不是空无一物,而是无限天地——是辽阔的天,是浩渺的水,是人心能抵达的所有远方。

把“我”缩小一些,世界反而无限辽阔。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课。

当我们深陷焦虑时,不妨望向宋人笔下的山水。把自己放小,把天地放大。这不是自轻自贱,而是知道自己是伟大宇宙的一部分,重新校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你不必填满所有空白,因为空白本身,就是一种丰盈。那些未被填满的部分,恰好容你安心呼吸。

近日再看《溪山行旅图》,忽然懂得:画中的行路人,从不急于赶路,从不急于抵达,只是从容地走着,享受着、体验着、探索着。因为他们知道,无论行至何处,都在青山怀抱里;无论身在何方,都属于天地之间,天人是一体的。

山大,人小,人,便不焦虑了。